

王齊樂、馮源、馮莫紉蘭訪問

日期：2009 年 4 月 17 日

時間：下午 3:00 至 5:50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市區分校 (浪澄灣) Rm 249

受訪者：王齊樂先生 (王)、馮源先生 (馮)、馮莫紉蘭女士 (莫)

訪問者：梁操雅博士 (梁)、英冠球博士 (英)、劉思詠小姐 (劉)、黃浩然先生 (黃)

梁：三位都是早屆畢業的，為什麼三位會進入羅師？當時社會上有什麼因素令羅師等師範學院出現？

王：1947 年，剛剛打完仗。我覺得我一定要繼續讀書。我便到廣州去。石榴崗有一家省立文理學院，我前往報名投考，結果取錄了。當時我要讀的是社會教育系，心裡非常歡喜。那時我住在廣州市百子路中山大學醫學院的宿舍內。有一位姓羅的，他剛剛醫科畢業，快要離開宿舍。他說，「你家中很富有的嗎？」我說不，家中境況很不濟，打仗多年，家中財產差不多用盡。我先父在加拿大，也剛在打仗時已經過身了。如果我要讀書的話，唯有靠政府的公援。「政府津貼你可能拿到，但你知不知，現時貨幣動盪得很厲害。早上 5 元買到的東西，可能到了晚上要 10 元才買到。你初初入學三數個月收到的津貼或許也能應付，但再遲些，不用半年之後，你津貼拿到的錢吃碗雲吞麵便花光了。」他說的確是事實，使我非常吃驚。那我怎樣辦？他告訴我：「你有沒有聽說過，香港有一間羅富國師範學院，每個月有 80 元津貼，如果你拿到 80 元港幣，現在應該夠用的。」我覺得很不錯。他說他的親戚數天前已經去了考試。我聽到以後，完全相信他，因為他是不說謊的。他叫我想清楚。於是我立即作出決定，並趁夜收拾行李，翌日一早便搭火車到香港。到了香港，我在般含道有一個堂兄開了一間「大光書店」，我便前往找他，他問我來幹什麼，我說報名考試，問羅富國在哪裡。他說就在這條街，般含道，走 5 分鐘便到。我放下行李後，馬上拿相片、證明文件，前往報名。結果真的讓我報上了。報上了以後，大約過了一個星期便考試。當年考試是分開兩天的，第一天是考文科，中文、英文，第二天是考理科，數學、物理、生物。考完以後，榜上有名，然後再考口試。結果我又榜上有名了，過幾天便考口試。我記得那時的考官是羅仁伯先生，他當時是教育司署的高級視學官。另外還有一位助手幫他一起考核。考試的時候，他拿起一本書來翻，「就這篇吧，你立刻讀這篇給我聽。」他在翻的時候，我已經看到。那本書是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因為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平日我讀中學時已經很喜歡讀的，於是我第一時間把它讀出來。後來我知道，原來那是《飲冰室

文集》中《雜著類》裏面的一小段落。「好，你閉上書本，把文章的大意說出來。」我隨即又將大意說了一遍。我見羅仁伯先生微笑點頭，我心想他大概感到滿意了。他叫我回去等消息。結果數日後便收到取錄通知。我就是這樣進入了羅富國教育學院讀書。

戰後環境惡劣，對於一個徬徨的青年，可以說是沒有選擇。因為有錢拿，有飯吃，又有書讀，讀完書以後又有工作，我已經很滿足了。

梁：多謝王先生。或者馮先生、馮太太莫初蘭也可以談談。

馮：我的情況很簡單：家境問題。讀完了中學，當日叫作 Class 2，即現在的 Form 5，不能再繼續升學。羅富國...直到我入讀前，英文班要全部 Matric 入讀的，要求很高，特別第一屆的水準很高。但戰後很少人肯教書，當日可能其他職業的收入比教師高，特別是商界。羅富國的院長可能想多收點學生，於是便請各中學的校長安排學生參觀羅富國。我參觀後覺得很不錯，進入羅富國也是繼續升學。與我情況一樣的也相當多。我那一班的男師範生絕大部分也沒有讀 Matric，讀完中學便進去。但女生清一色，差不多全部是 Matric 的。我不清楚她們為何不進(註：大學)。我只知道，我們不用考筆試的，和他(註：王先生)的情形剛好相反，只考智力測驗和面試。結果是很奇怪的，奇怪在有很多...有些讀完 Class 1 Matric 以後的進不了(註：羅師)，過不了智力測驗這關。我喜歡教書，所以便進了羅師，就是這樣。

莫：我是在庇理羅士女校讀中學的，讀到 Form 6。中學畢業數年前父親逝世，家中打理財產的人說「為甚麼要讀這麼多書？出來教書吧，工作吧。」當時我聽到覺得很不舒服，我想讀大學不容許，沒有錢。結果我便告訴庇理羅士的校長，我想進師範。她說，這樣吧，你是不是真的想...你想讀哪一家師範？當時香港有三間師範的。我說我在香港島居住，當然是羅富國吧。而且我有一個姐姐讀第四班，或者是第五班吧？(馮補充：第四屆)很聰明的(王補充：莫佩柔女士)，經常都回來，把我們當作學生，向我們講書，所以我覺得當教師也不錯，便對校長說我想當教師，而且我父親也是教師。我有八個兄弟姐妹也是教師。他問我哪一間？我便選了羅富國。她說好吧，雖然不知是否成功，我替你寫一封介紹信說明你的品性，加上評語。於是我便去了考試，考試時一位主考問中文，一位問英文。他們問我想修讀哪一科？當時有分中文和英文班，我回答中文和英文也想修讀。但他說只可以選其中一科，但因為我的中文底子較好，於是我便選擇了中文科，一星期後便收取了我，我很高興。正如剛才說，有津貼，又不用被家裡人責罵。後來的事待會才說吧。

梁：我有一個想跟進的問題：正如三位所說，不用交學費，又有津貼，王先生也

提到找工作很容易，馮先生也提到教書收入不太高...

馮：我是聽回來的，早兩屆有同學中途退學去從商。他們認為外面的收入和前途會比教書為佳。院長也說教師的待遇是比較低的。當時是這樣說的，這也要看每個人的遭遇。

梁：其實我只想問一句，聽過很多前輩說，其實以當時來說為何會有這樣的一種制度，不單只免學費，而且有津貼...

莫：這很重要...

馮：中國的師範也是這樣的，不是這麼多人喜歡教書，如果有機會讀其他科目，大多男生會選擇醫科當醫生、理科當工程師，師範一定要用津貼來吸收學生。到了現在不同，現在要交學費...

梁：對，我就是 trace 到好像 65 年開始要交學費，那時有個 policy 出來...

馮：對，我想早期中國的師範全都是免費的...

王：是免費的...

梁：但有沒有一些 undertaking, 要 fulfill 教多少年...

馮：中國的，我就知道了...

梁：香港有吧...

馮：香港有...

王：對於津貼，或者你會有興趣知道。我在廣州市聽到的是 80 元，但實際上 9 月入學之後，是 120 元。120 元，我在般含道租了一個地牢的板間房，月租 40 元。後來還有一位同學，李國輝，他要求與我同住，每人 20 元。於是那 120 元除了交房租、食用之外，還有錢儲起，約兩個月寄一次給我母親。直到讀完兩年畢業後，約莫畢業後十月份左右，學校突然通知：「王齊樂，你回來，院長有事和你談。」那時候的院長是 Mr. Dyer，戴雅先生。說我們要立即通知所有同學，回來拿回津貼的一部份。我說「什麼？還有津貼拿的嗎？」原來，我們的津貼是 240 元。當時戴雅將它抽起一半，他說香港大學在市區有一個 Alumni，讓畢業的學生可以在那裡聚會，於是他也想用這辦

法抽起一些錢，設辦法在中環某個地方成立一個 Alumni，讓同學們可以經常有團聚的機會。後來這個計劃，教育司非常反對，不單反對，還通知他要立刻把錢還給同學，否則將來會被人控告。於是我便立即通知大家回校拿錢，一個月有 120 元，一年是拿 10 個月津貼的，兩年，人人都發了達。

馮：你問到有沒有簽一些承諾、承擔要教書，我不覺得我們重視這件事，而學院也不是很重視。因為如果喜歡教書的，不會畢業後不去教書的，而且正如我提過，在那個年代我覺得很流行篩選師範生的。我們兩年制，我有印象，聽校長說過，習慣上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可以升入二年級，我們也很害怕不能升班。如果有人不喜歡教書，可以離開。不是說他可隨時走，而是成績不好要走吧，不成問題。到了後來，六幾年才開始要師範生作承擔。如果你退學，不繼續教書，便要退還津貼。在我們那時是不成問題的，我只記得，如果我去當政府文員，只是每月薪金多一塊錢，我們都說為什麼不去讀書，而去工作。情形就是這樣。

梁：一個比較奇怪的問題。你們說要 interview，要考試，有津貼，也有一個不錯的出路。其實當時申請的學生多不多？有沒有，在印象中，有很多人申請，你們也是精英那一群？

馮：每屆不同的。

莫：約是 1 比 4 左右吧，4 個人之中取錄一個。但當時收生不多的。

王：我記得當年考試是在羅富國的體育館那裡。我記得坐滿了人。

馮：沒有分別，他早我三年，我那一年也是坐滿了。他（註：王先生）叫體育館，我叫作禮堂，一樣的，都是坐滿了人考智力測驗。我估計是 80 人左右。我和中文班不是一同考的，因為英文班是以英文考智力測驗的，而 80 人之中最後取錄了三十多人。不是 1:4，所以說每一年也不同。但再下一屆考生便很多了。這是何兆倫兄（後來的羅師院長）入讀的那一年，排長龍面試，排到般含道...我們的校舍在般含道之下，一直排隊到般含道之上，要警察來維持秩序。所以每年不同。到我畢業的時候，教師的薪金提高了很多，差不多有一倍。我想我們的數字不能作準。通常的收生比例，說是 1:4，但我的一屆少一點。

王：當時我們男生畢業後的入職月薪是 480 元，女生八折。

莫：三百多元。

王：但你知不知當時私立學校的薪金有多少？

莫：八十元。

王：對，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之間。

梁：這問題待會再談。我想緊接問，畢業後的教席要不要找工作，還是已經安排好？當時的官立、補助、私立、津貼的情況又是如何？

王：當時一畢業，以我 1949 年為例，差不多官校全部由政府安排。政府在香港開了一間軒尼詩道官立學校，上下午班，紅磡官立學校，也是上下午。

莫：是紅磡嗎？

王：紅磡船塢。那裡已經有四間，差不多全部也收了。

梁：結果你到了哪一所教？

王：軒尼詩道。

梁：上午？

王：上午。

莫：我比他低，我是第十二屆，他(註：王先生)是第五屆。老師問我們有誰想申請由政府派學校？我們人人都想申請。得到結果的時候，也只得 10 人左右成功，我們那一班有 40 人。我去了薄扶林小學。

馮：直到 1950，畢業生全都是由政府聘用的，因為實在不夠教師。不夠教師，師範才給這麼多的津貼，吸引人們入讀。但從我畢業那一年開始，事情開始變化，只是有一半的師範畢業生能入官立學校任教。其他一半便要入津貼學校。津貼學校也好，因為全都是教育署派去的，所以我們不用找學校。

梁：那時的背景是政府開始建很多學校。

馮：開始建校還要再遲一些，是因為高詩雅先生的七年建校計劃，是我畢業那年才開始提出的，他說訓練教師趕不及，即使多建一間師範學校也趕不及，因

此新校不要兩年訓練，一年訓練速成。那時葛師第一屆，有百多人畢業，亦大部份去了津貼學校。

梁：當時對教師很渴求，但卻限制着每一屆收生的情況，尤其是羅師。正如馮太說，40人。那是資源問題。

馮：校舍的問題。

梁：我兒時讀東院道官立時也感受得到很多學校建成，是58年3月。

王：東院道官立是很後期的。

梁：58年3月，它不是9月開學的，是3月開學的。

莫：哪時建成便在哪時開學。

梁：對，當時是劉文駒當校長。我姐姐是賽馬會官立。

馮：你可以這樣想。提出七年計劃的是高詩雅先生，高詩雅先生1950年上任，是他提出的，不是先一個教育署長提的。他計劃增加一所師範，還要建小學，大約52-53年才開始逐漸落成。如果你這樣問，教育署是否單單要應付戰後失學兒童多呢？又未必全然。高詩雅先生的計劃是儘量取消私立學校。很多私立學校確實辦得不太好，很多問題。

莫：又不好，又收很多錢。

馮：有很多問題，校舍也不好，這是事實。建了新學校，私立學校便逐漸結束。

王：由51年開始，港英政府大概是政治的理由，接收了所有工會的學校，因為工會的學校當時，差不多全都是左派的。

馮：工人子弟學校。全部改辦官校，不是津貼的。

王：完全由官立學校接收。

莫：軒尼詩便是其中一間。

馮：還有香港仔漁民子弟學校也是工會學校來的。

梁：軒尼詩的前身是什麼學校？

馮：就是工會學校。

梁：是不是叫工人子弟學校？

莫：工人子弟學校，它們全部都叫工人子弟學校。

王：軒尼詩道學校，從前是一座小型的天主教堂，於 1949 年改建成學校，兩層十二個課室。還有一間小教堂在那裡，後來再拆了，重建成三十個課室的學校。

馮：當日叫作工人子弟學校的，軒尼詩是，紅磡船塢是，香港仔是，後來工會開辦了另外的工人子弟學校，建了一間大的，就是現在位於旺角...公主道。但那間是不是全都是工會的錢建的呢？看樣子是。

梁：叫作勞工子弟學校。

王：政府給地。

馮：而政府竟然又會給地的。

王：我想這是一種政治手段的。給你一點甜頭，給了你地，但要你自己籌錢建校。

梁：我的看法是，因為當時公主道，叫作楠道，比較上荒僻一點，我記得當時何文田還有一些木屋區的，在山上或者很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木屋區，因此那個地段真的不太好，正如你們說，是政治的交易。軒尼詩官小、紅磡那些地點，已經有很多人聚居，可能希望在那裡有一些學生的人口。

馮：我想當時的香港政府並非想全部取締私校。那些教會學校辦的私校全部留下來，還有部份結果變成津貼，還有一些好一點的私立小學，政府也是讓它發展的。舉例說我戰前就讀的那一間深水埗小學，是一間新派的，不同於舊式那些(有些小學教師多是不合格教師)。但深水埗小學教師大部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大部份是廣州協和師範的畢業生，香港政府准許他們在又一村，以一元象徵式地價買地。這一類的學校有好幾間，辦得好成績，正式想辦的，可以一元買地。

王：你指的是深水埗小學，校長姓蔡的。

梁：在又一村的那間叫什麼？

馮：就是叫深水埗小學，現在讓啓思接收了。但條件是一樣的，地不能轉賣，只可以辦不牟利學校，要註冊為不牟利學校。

梁：變了 status。

馮：我想民生書院也是向香港政府取地的。辦得好成績的。政府容許很多有成績的私校繼續辦。培正辦得這樣大，都是用這個方法來擴展的。

梁：培正也是這樣一直發展到現在。

王：培正也是這樣發展的，大概也不是用高價買地的。

莫：有教會支持嘛。

馮：這也是正常的，當日很多在唐人樓二樓辦的小學，讓它結束，用有正規校舍的津貼學校代替。另外，政府也很想結束天台學校的。

莫：在天台有很多...一兩班的...

馮：徙置區的天台，每個天台也差不多有一間天台學校。因此政府要辦很多一年制的師範班，用作準備結束天台學校。

梁：我的經驗也是，在我進入官立之前，是就讀於中國兒童書院的。

馮：中國兒童書院很久之前已經存在...

王：位於香港駱克道...

梁：在駱克道，與柯布連道和菲林明道交界。

王：黃達鏗當校長。

馮：這間書院是很有規模的。

梁：後來便去了日月星街那邊。不知是日街還是星街，在大佛口那裡。

王：它一連六層樓...(梁說：六個舖位)...地下或二樓，一連六層樓，很厲害的。

梁：這方面來說，這也是一種 **conversion**，政府以一種形式去轉換，從私校轉換成津貼，或者是不牟利私校。

馮：不牟利私校不是有很多，不牟利是指不准學校賺太多錢，賺回來的錢要用於學校那裡。

王：學校有一個組織監管着那些錢，即使學校賺了錢，也要用作學校的發展用途。

馮：據我所知不牟利的學校、小學不是太多。

梁：例如剛才你提到的深水埗小學或者培正，這些學校當時的稱呼是什麼？

馮：培正的情形我不知道，我知...以深水埗學校為例，未搬到又一村前，它完全是一間私校，它是賺錢的，牟利的，要擴展，但沒有地方，政府說如果轉為不牟利私校，可以用一元來租地，但學校從此不能夠將賺回來的錢在校董之間分紅，一定要把錢放回學校的發展之中。據我所知，它的情形也很困難，因為不能賺錢，後期學生不夠，便要自己貼錢維持。

梁：馮先生提到你那一屆出路方面也有轉變，不是完全官立的了，可能變了津貼，有沒有一些是私校的？

馮：我覺得不多。

王：一般小規模的私立學校在 1954 年，所有教師的月薪大概是 150 元。掛名是 150 元，但實際拿到的只有 120 元。

馮：實際上私校也是繼續存在，存在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因為羅富國後來開始辦「師訓班」，那些師範生的來源就是私校教師。

王：「教師訓練班」，**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莫：未曾受過訓的。

馮：他們未受訓練，但一定要教了三年書才可以進入師訓班。一定要有一些教學

經驗，但不知道爲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規定。

王：當時由羅富國的院長戴雅提出的，他覺得那時教師不足，合格的教師不夠，惟有讓正在教書的人，晚上來進修，接受教學訓練。

馮：有很多原因的...可能這一班人，如果叫他們正式讀日間師範便沒有可能，因爲他們日間要教學爲生。

王：最初是一年的，後來兩年，再後來便三年。三年才畢業。

梁：有兩個原因是我推論的。第一，可能是政府資源的問題，可能每年有若干名額。第二，正如你們提到，很可能這一班在私校任教的老師，他們原本不是教育出身，未必是十分穩定，如果有其他工作聘請，便會從事其他工作。所以三年可能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時期，可以說是以後都會教書。政府很喜歡定這樣的規矩。

馮：我只知一件事，當日最初師訓班的學員，大多以前是在大陸教書的，有些是大學畢業生。不過他們的資格不被承認，所以他們全部都要教私校。假若他們的資格被承認的話(有少數會被承認的)，他們教官立中學也可以，但屬於很少數。不被承認的人來到香港，要繼續教書的，香港政府覺得這班人會繼續教下去的話，便不如讓他們受訓。但爲什麼要受訓呢？他們有足夠的資歷，有些甚至在國內讀完師範的，但政府不承認他的資格...

梁：說到這個話題，可能會有許多...到後期也是這樣。因爲香港...不單是老師，醫生也是，他不 recognize 的，便覺得你要...

莫：香港醫生到外國也是一樣。

馮：或者這樣想，既然說讓你繼續教，便不如給一個資格，對他們來說便是一個很好的出路，可以畢業後便到津貼學校教書。

梁：否則他便要做 Assessment。我畢業教書的時候，是 70 年代，政府還要看 First Degree。例如台灣、內地，甚至是美國、印度的大學，你在那裡畢業的，要來香港教書，他要你 assess 的。印度有些 master 才等於...

馮：assess 不要緊，但不用再受訓嘛。

梁：問題是有些人從台灣回來，他只是 CM stream。但有些後來在中大讀完

master，即是 MEd，沒有讀 cert ed，他始終也是在 CM stream，不能進 GM stream。因為他要看 First Degree，香港政府就是這樣。

馮：早期的，如果你看師範學校院長寫的回憶錄，師訓班那些學員部分是大學畢業生來的。

王：有些甚至在內地做過教育廳長也有。

馮：陸鴻基博士的父親便是了。他的父親是官來的。

王：他的父親陸藻章先生在大陸做過縣老爺，做事認真，為人謙恭有禮。

梁：想請教一下馮太，當時在灣仔特別多私校，端正、敦梅、梅芳...

王：因為灣仔的人口最密嘛...

梁：當時是這樣...例如敦梅學校和你的家族都很有關係，或者請你談談？

莫：我的父親生了我們十三個兄弟姐妹，但生(存)下來的...只有八個，八個之中有...全部做教師，有男有女。

莫：父親在廣州讀私塾的，他讀到二十歲。然後來香港開辦敦梅...我是他第十個女兒，他離開我的時候，即是他死的時候，我是十三歲。所以能夠所知的不是太多。我大哥、三家姐、五家姐、九家姐、十、十一、十二、十三、全都是教書的。我父親來了香港，要找工作做，來到香港覺得灣仔區容易搵食，所以就在灣仔辦學校。開始時有十班。我很記得每個星期日，吃完早餐後，住在學校老師、校工、校役，全部圍在一起，給我們講書。所以星期天不是玩耍，全部都是讀書。我發覺讀下去也是有些收益的，所以我長大後喜歡寫劇本，寫些歌詞，也有些用。我...有一次見到有一個印度人，我問他為什麼講中文講得這麼好，「我小學時在敦梅讀的啊！」還唸了首《木蘭辭》給我聽，由頭唸到尾，「嘩，咁叻仔」。我問：「你知不知敦梅是誰？」我知，他腳不是走得很好，但他都仍然日日拿着拐杖，堂堂都要上來巡堂。對老師很好的，不過對我們很嚴厲。我說：「那個是我爸爸來的。」「嘩！」這印度人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我覺得我父親也是很勤力的。日本人來了以後，我們全部都上了廣州，他又是一樣教書，我聽到老師說，那個教師教得好，他便會給多些薪水。後來我羅富國同學都很多個小學時是在我父親學校裡讀書的。跟着他最久的是大哥，大哥自己讀過大學，寫很多與教學有關的文字。後來敦梅小學受淘汰，和其他私立學校一樣受淘汰，我哥哥也是一生教書。

我哥哥是漢文師範畢業的，他讀大學又讀過師範。

王：莫儉溥先生是她的大哥，最初在香港漢文師範學校就讀。畢業後，前往大陸，那時是抗戰時期，就讀中央政治大學，我知道他對經學很有研究。

馮：但你提出那個問題，為什麼私校集中在灣仔，其實都未必只集中在灣仔。西環也有很多。譬如西南、知用、知行等。

王：你是指西營盤。西營盤又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馮：我只是覺得一樣的...

莫：你剛才問有一間近着敦梅的...

馮：中國兒童書院，梁博士就讀的那一間...

梁：端正。

莫：對，端正。端正校長的名就叫端正，他本是我們敦梅學校的老師來的。

王：梁端卿先生。

莫：梁端卿，因為日本人來的時候，我父親學校搬到廣州，梁端卿留在香港，便用了敦梅的校舍，一路辦下去。人們問他：「那敦梅怎樣了？」他便答：「你在我這裡讀即是在敦梅讀啦。」當時人們問我父親，為什麼你在香港有學校，在大陸又有。他答，不是，我在香港停辦了。那三年零八個月是停辦了的。端正代了。戰後，我父親回來便繼續再辦敦梅。

梁：到大約哪個年代才結束？

馮：一九五幾年。

王：莫儉溥還當了一輪校長...

莫：對，我父親去世後，他做敦梅校長...

王：做到後來...

莫：做到後來，香港政府開始增建津貼小學...私立小學結束...

王：敦梅學校結束之後，漢文師範同學會辦了幾間津貼小學...

莫：其中一間...

王：莫儉溥先生便擔任了其中一間的校長。

馮：61、62 年左右。但那一批私立學校中在灣仔最後結束的是中國兒童書院吧？

梁：我相信都會是。

馮：應該是最後的。

梁：因為它搬到，我剛才說過，搬了去大佛，星街那裡。

馮：如果要找回當日辦學的人，剩下的人真的不多。黃重光你認不認識？曾經在中大教育學院任教的，中國兒童書院校長的兒子。我只是覺得，太窮的地區不能建太多學校。舉個例，深水埗區不能建太多，我幼年在那裡住的。灣仔算是中等地區，西環也算是勉強，但如果好的地區，便有很多好的學校，例如九龍塘那些。就算辦私立，九龍塘小學學費很貴的。

梁：最近認識一位長輩，從美國回來，我太太的舅父，他的姐姐從前在仿林，在九龍的仿林，相信都是這類的學校，但他還要比較早，他是三幾年的。

馮：如果你數一下，九龍也有很多學校啊。即是私立那些...

梁：德明...在哪一區呢？

馮：在油麻地有一些的，油麻地最出名有一間鑰智。戰後沒有了。規模很大。

梁：哪一間？

馮：鑰智。鑰是金字邊的那一個。

王：鑰匙的鑰。

梁：這個我真的不認識。智是...

王：智是智仁勇的智。

馮：在旺角。

王：鑰智學校位於旺角彌敦道。

梁：我認識的都是戰後的。德明、博雅那些。

王：有些戰前的學校，戰後便沒有開辦了。

馮：其實各區都有一些。

梁：其實反映了學生人口真的...

馮：你想想，哪裡學生人口多點，便在哪裡建校。

梁：說回羅師，隨意說說印象中，學習時期的一鱗半爪、校園生活、課程特色等。

王：羅師是分中文和英文班的。選修的科目是一樣的，都是歷史、地理、數學或者科學。

馮：有一點點的分別吧。中文班有中國畫的，由何漆園大師教的，我們沒有的。

莫：那你由哪個教繪畫？

王：美術科有西畫和中國畫學習。

莫：對呀，你是由西人教的吧？

馮：你們有兩科呀，可以學西洋畫、中國畫呀。

王：我是 take Art 的，Miss Grey 教西洋畫，何漆園老師就教中國畫。

馮：便有兩樣啦，我只是學一樣，西洋畫。假若要慕名去學，好像譚清高同學那樣，不出聲便坐進去畫一輪。

莫：可以的嗎？

馮：何老師不理他，他便坐在課室。但你們有沒有視聽教育這科？

王：有。

馮：多不多節數？

王：那時是由 **Mr. Dyer** 親自來教。他先放映影片，然後引起大家講話。

馮：科目大致上一樣，但內容的分別便大。

梁：那他們就用中文教，你用英文教。

莫：這就當然了。

馮：教師不同，完全不同。

王：我們地理科，由丁驩博士教授。

馮：**Dr. Ting** 教。

王：**Dr. Ting** 都教你們？不是...？

馮：他是後期的了，先是 **Dr. Davis**，他當了院長便不教了。

王：啊，他那時已經做了院長了？未做院長之前便教你們。

馮：我覺得羅師有個特點，院長獨立地決定學院的課程。從前的教育署長都是政務官，即是現在叫做 **AO**（註：**Administrative Officer**）。教育署長是不理會學院教學的。

莫：上一兩屆教育署長也是啦，不是教育界...

馮：學校的課程，是由院長決定的，師範訓練的路線，院長決定的。

王：再早的時候，**Mr. Rowell**，羅威爾院長是羅師的第一任院長。

馮：羅威爾院長本人便是正式的教師...

王：羅威爾院長是正式的教師。

馮：他當署長便是第一個教師出身的署長，但他做羅富國院長的時候，署長是只管一件事，管錢：我給多少錢你辦這學院，給多少錢買用具，課程及訓練師範的重點，是羅威爾本人決定的。你想想，連一間學院怎樣建築，有怎麼的規模，都是羅威爾院長決定的。。

梁：但這個稍遲便當了教育署長了？

馮：稍遲做署長...

梁：第一任...有教師專業資格的...

王：Mr. Crozier 高詩雅也是呢。

馮：Mr. Crozier 是第二個了。在這情形之下，學校的課程設計跟隨院長，但這個沒有人規定，第二個院長到來，可能又有另外的設計。這好像是英國的制度，教育行政官不太理它的。你是否同意我的說法？英國中學也是，教育行政官不太理它的。

梁：即是說他的權力比較大一點。

馮：這是院長的範圍。但羅威爾院長影響很大，他定下來的東西流傳了差不多...到了第三、四任院長，都大部份跟着他。以後便有點改變，羅師一個特別之點，便是第一年的學生，學校有的科目，全部修讀。我知道在學科來說不是太多，文科、數學、科學、歷史、地理，很正常，每一個教師都應該修讀。就算你在中學不選的，都要修讀。香港英文中學女孩子多數不讀科學的，但來到羅師以後全部都要修讀，由頭讀起。當你是中學生。我覺得這是合理，因為作為一個小學教師樣樣都要知一點，因為是將來是教全科的。在小學，術科，我們當日稱為圖工音體，現在是美勞音體，全體都要修。我覺得體育科不是當一個學科，體育科是一個健身的項目。但其他三科課不管你不喜歡也要修讀，理由就是提高修養。你不是學音樂也要聽音樂課提高音樂修養。圖畫不懂畫也好，在課室坐一年，提高修養。這是羅師的一個特點。但到了一年制，便沒有可能繼續這樣做。一年制學生圖工音體只能選一科，因為與時間不夠。至於其他的學科也不能選太多。

莫：人也太多。

馮：一年制的學科沒有分開歷史地理，我想是用...

王：社會。

馮：我想也有它的困難。

王：社會科包括歷史、地理。

馮：羅威爾院長這個做法一直維了到相當時期。到後期有些院長不是太喜歡，又減縮了一些科目。但到 Mr. Hinton 又完全改了。Mr. Hinton 說，音樂欣賞是必要，美術欣賞也是要，英國人辦學是這樣的，即是說學校課程中要擺什麼科目，院長自己決定。在這樣的情形下，就連教育科的變化也大。你教育科老師，教的是什麼？是不是杜威？全部杜威？

王：對。

馮：因為你的老師，雖然是中國人，但是美國派，教杜威。我的老師是英國派，不教杜威，而教 Valentine，這不要緊。到胡熙德老師來了，教 Sigmund Freud，慘了，我們聽不懂，看來不是院長主張的？是導師自己決定的。

王：導師長於那一樣，便特別...

馮：他不一定長於，只要他喜歡。他說這個是時髦的。你想，怎樣可以叫我們剛剛讀完中五去讀 Sigmund Freud? 幸好他很開明，考試不考。

王：好像劉選民老師，那時上歷史，堂堂都講鳥居龍藏如何。鳥居龍藏，原來他在燕京大學那時，跟的日本的教授鳥居龍藏做歷史研究工作。

馮：這個政策很怪，不知其他學院是否這樣，連英文科都是這樣。導師說我喜歡教這些便教這些。我第一年的導師只教古典文學，莎士比亞，除此沒有其他。

王：要就導師本身所長...

馮：到 Mr. Tingay 一上場，完全不教古典文學...

王：他就自己專長，表現自己，這是很自然的道理。

梁：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如你所說，雖然是兩年，但也數了很多科，那麼時間表便會很密？尤其是還有教育理論讀，又要實習。

馮：不比中學密，是一樣的。我讀中學也是學那些。不過所學的東西不是太多的。

梁：但每一年只得一班同學的？例如 40 個便是 40 個，不會有兩個 group 的？是一個 group 的？

馮：第一年是一個 group，第二年便分了。

梁：收生的時候不是一起的上課？

馮：第二年選兩個學科，Academic Subject。學科你選了數學及科學，便不可以選史地了。

馮：我想講的是，教育學院內的講師主導教學內容。我不覺得學院有一個固定課程擺在那裡。現在的情形可能不同。還有，中間換了教師，課本都要換。有點近似大學，不管上一堂講什麼，今堂喜歡講什麼便講什麼，下一堂又可能講另一樣也行。這是比較怪的。

梁：我知道你後來回師範教，當你回師範教的時候還有沒有這種特色呢？

馮：因人而異。

莫：你教數學。

馮：我那時的上司和我很熟，他說你自己決定你教什麼。我說好。但別科可能不同，每科有個 Principle Lecturer，而校長說，主任說怎樣做便怎樣做。

梁：但課程上有沒有一個成制，成制有沒有穩定下來，還是隨院長的變遷而改變。

馮：我覺得後期，羅師的院長影響課程不是太大。但我建議你讀一讀 Charles Lowe 院長那篇文章，這麼多個院長，他最關心想教學的。你有這文章嗎？

梁：我沒有。

馮：Charles Lowe 院長很特殊，很特殊。我舉個例，我未聽過有一個院長講教育理念給我們聽。但 Charles Lowe 提出，他提很多實際問題。他說羅師的師範

生大多數是中等家庭來的。假如派他們到徙置區教學，如何應付呢？情緒、感情是否應付得來？怎樣應付那些小朋友的問題呢？因為我不是他的學生，不知道他是否影響學院很大。他提出另一個問題，他覺得我們中國教師用兩種語言來教學是很困難的事，實在是否一定行得通呢？你讀讀 Charles Lowe 院長的文章，這麼多個院長中只他提這麼多問題，但他比較低調，不公開地影響學院。

梁：你可否借給我？短時間？

馮：可以。學生事務處洪先生有，不如你問他吧。

假如說，Mr. Hinton 本身有很多意見，也有影響。但有些就全部院長不理。即是信任主任導師，羅師牽涉過一些教育改革的。例如英文，你們讀小學時英文是否讀無字天書？三年級時 a man and a pen 啦。

梁：他們不是，我是。

馮：你是。A man and a pen 的教學改變很大。是 Mr. Tingay 提出，取消文法教學，取消拼音、(莫說：是不是好呢？) 串字教學。我覺得他很有理由作這樣大的改革。院長態度是你覺得這樣做，便這樣做。

梁：那本書是馬來亞出的。

馮：為什麼是馬來亞出的呢？是因為 Mr. Tingay 不另寫一本。另一個例子，刁玉珍女士提出活動教學的時候，師範院長也知道不易推行，但都不干涉。

梁：刁玉珍女士我都聽說過，是盧光輝先生，他好像在文商的時候，就是刁玉珍女士教的。

馮：但那時她未提出教育改革。後期才提的。

王：刁玉珍女士原是羅富國教育學院第一屆英文系的畢業生，戰後，她前往美國夏威夷大學深造，取得學士學位。回到香港服務，其後，擔任過葛量洪教育學院院長。

馮：當院長時已經提活動教學了。刁玉珍女士變化很大。她本是一個很傳統的教師，管得很嚴，但後來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她認為傳統「填鴨」教學下的學生很慘。她的教學理念改變得很大。

梁：畢業後大家回饋事業，或者由王先生先說吧。

王：1949年畢業後，我即被派往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上午校任教。到了1950年4月，政府要接辦全港勞工子弟學校，我便被派往香港仔官立學校，協助梁端生校長，接收該處的勞校學童。及至，1953年8月，政府又在香港仔開辦香島道官立學校，我又被調往該校，幫助譚國榮校長辦理開校工作。

莫：是不是又是左校，那時？

王：不，這是一所新的官立小學。

梁：香島「道」呀。

馮：即是結束了香港仔。

莫：未，兩間一齊存在。

王：譚國榮校長知道我對香港仔地區頗有認識，且對該區的學生和家長也很有聯繫，於是向教育司指名要我前往襄助。

馮：一定要你...

王：於是我便跟上了譚國榮校長。至到1954年4月，羅富國教育學院戴雅(Mr. Dyer)院長，調任教育司署總視學官，便又召我前往視學處，跟隨勞惠群視學官，那時，他是視學處香港區的主管長官(EO Hong Kong)。

梁：你上去是視學署？

王：那時正式的稱謂是：香港教育司署視學處。當時，視學處分做香港島、九龍、新界三個區域。香港島又分開東區、灣仔區、中區和西區四個地區。我接手負責的是西區。西區是指港島水坑口以西，包括西營盤、堅尼地城、香港仔西及赤柱的整個地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我國大陸政治形勢變化很大，英國政府統治下的香港，便成為人們的避難所，是以香港人口突然大大的膨脹起來，所有中、小學校均已座無虛席了，而街外仍有許多失學學童。

那時，政府對於學校課室人數，是有嚴格規定的，每一間課室門口，都掛有一個准許座位人數牌(Permitted Number)，不容超越。為了解決燃眉之急，各區的視導人員，都接獲訓示，可以酌情給予少許放寬。於是前往學校，逐間課室巡視，視乎空間及光線的情況，稍作放寬。這樣一來，學校的學生增加了，收費增加了，特別是私立學校，怎不教校監、校長們，笑逐顏開！

我在視學處一共工作了四年之久，然後轉任校長職務。

英：我想問關於校風的問題，因為一直說幾間教育學院之中，羅師的校風比較好一點，或者說開放一點...

王：開放？(註：表情大驚)

英：對，開放一點，或者思想上比較自由一點，你們的感覺如何？

王：我覺得羅師的校風很自由，也很開放。

莫：因為有西人教...

王：不論是西人或中國人講師，都很親近學生。就以劉選民講師來說，他經常在家中開 party，帶着女同學、男同學在家中跳舞，食三文治。很開放的。猶記當年，我擔任學生會主席的職務，每隔一段時間，院長戴雅先生便問我有否計劃一些活動？甚麼活動？記得有一次，他主動的提議要帶領同學們到淺水灣去，讓同學們喜歡游泳的游泳，攝影的攝影，散步的散步，各適其適。他還向政府車房派來一架大卡車接送我們。全部活動經費，由學院支付。那一次，參加活動的師生約 40 人，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馮：你不反對他用「開放」兩個字吧？即是暗示其他兩間沒有這樣開放。

莫：其他兩間我們不知道。

王：不能強作比較。我們自己就經常舉辦許多活動，例如邀請名家演講、時事座談會、教育座談會、和開聖誕晚會等，真的很高興。

馮：教育學院現在開放不開放呢？

王：我們那時在學校二樓有一個 Common Room，男同學女同學經常可以在那裡隨便聊天，沒有問題。不過不可以太嘈，你在唱歌當然不行。

馮：你所說的開放，和他問我開放，和我心想的開放是否有些分別？他的意思是，師生關係很好那一類。

王：師生關係的確很融洽。(此時王齊樂先生因事離去，只馮莫二人繼續談話)

馮：現在的教育學院是否還容許這種的感情出現呢？你看看，容許嗎？

莫：讀出來吧。

梁：一位同學向講師問，「心理學可稱為科學嗎？」講師答：「可以」，並列舉巴夫洛夫的實驗證明。這個同學說不是所有心理學的理论都能從實驗提出必然的結果。另一位同學突然提出，「我看心理學不外乎是常識。」引起少許騷動，講師回答說，「視乎你的常識有多少。」

馮：你現在敢不敢質問，講師說的不科學，敢不敢？

梁：現在其實教育學院行的。

馮：我問行不行，是因為當日講師都很權威的。...講師的反應應該是：你敢問我教的心理學是不是科學，**How dare you**，一句這樣過來。不答你。

莫：不可以不答的。

馮：答案就是 **How dare you**，特別是外籍教師。若說 **How could you** 已經是很溫和的。後面一段更特別。考試後，宣佈成績。講師說，「這五位同學答得 A 級，不錯，應該鼓勵 (他把姓名讀出來)，跟着變臉說，「我不快樂，那五個人寫的東西沒有一樣是我教過的。但我仍給高分，不過有一個條件，下次考試要證明你們在我的堂上沒有睡覺。」現在教育學院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後來五人談過，明知答的東西是老師沒有教過的，但我不答便不知道有什麼好寫。講師雖特地不考 **Sigmund Freud**，但他說的其他東西，我們也不明白他說什麼。然而比不上有人大膽到說課上講的心理學不是科學。羅師就是如此開放。

莫：這麼慘。

馮：但絕沒有不敬導師，沒有反叛沒有什麼的。為什麼流傳下來呢，我想和幾個

院長有關。羅威爾院長本人很嚴肅，但他對學生很好。學生不怕他的，實在不怕他。你讀他的學生寫的文章，如刁玉珍女士寫的文章，便知道學生實在很尊敬羅威爾院長的。我知的東西不多，因為我不是他的學生。第二個是 Charles Lowe 院長，很和善的，你覺得是不是？

莫：中學校長那個？

馮：不是，那個是 Hinton 院長來的。Charles Lowe 院長，有一撇鬍子，你們知道這個人吧？

黃：知道。

馮：他沒有很特別強烈的意見，但你和他說話，他接聽很多意見。

你說 Mr. Hinton 當校長是不是開放到不得了？你們之中有沒有誰是伊利沙伯的學生？有沒有？

Mr. Hinton 當伊利沙伯的校長時已經開放，到了羅富國便更開放。

但不是每一個院長、導師都容許學生這種做法。

黃：即是羅師最接近大學那一種自由的風氣。

馮：羅師是接近，很接近。

黃：其實都想問一問馮太，知道你對羅師的戲劇都很有貢獻...

莫：我入羅師的時候是 54-56 年。那兩年裏，教書的時候很多時要說話，要想些東西來教學生，但很多導師都批評同學，說我們說話不夠大聲，不夠清楚，說話時別人不明白你說什麼。但當時李援華導師教我們戲劇。老實說，李援華老師本身說話也不是很清楚，但他寫的東西卻很有風格。那我便很喜歡看他的東西。當時他就說，莫紉蘭，不如你做戲劇組的負責人吧。那當時由 56 年做起，做到我退休那一年為止，都是羅富國戲劇組幹事。真的，戲劇幫了我很多，在說話，在教學，及如何不怕給人教訓。有些人一被批評便會憤怒，做排戲排得不好，走錯位，每一步都要被人批評，如果面紅便很不濟。所以令我不介意別人如何批評我，只要別人的批評是對的，但我也介意去對人批評。所以到了活動教學...刁玉珍女士找五間學校做試點搞活動教學，我的學校是其中一間願意嘗試。當時我是在...廣東道上午學校...鼓勵一班老師。

我覺得我鼓勵別人演戲、排戲、寫劇本，做戲與教學也有很大關連嘛，所以我便經常和老師談演劇與教學的關係，有些教師...我記得我第一次做校長時，我去接收一間學校。我問前任校長：「校長，我有什麼需要學習的呢？」他說：「莫紉蘭，我知你很喜歡戲劇，又很喜歡想東西、寫東西。不過我告訴你，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嘩！我聽完他說之後，便不做(說)不錯，不對他說任何說話，但我一直都記住這個人，直到今日。究竟對不對...他有時說我對，有時說我不對，但我們對小朋友不能這樣。一定要鼓勵小朋友從錯誤中改正，有誰一出世便會做得對？所以活動教學我也不介意。有人說你懂得什麼？原來爲了做活動教師，我自己曾經拿錢參加訓練班。例如教英文教得不好，我又去讀一個 Course，一會兒我有些舊東西借給你們看。在我的戲劇生涯中，一直在羅富國做很多...我亦都...很多人叫我批評一下、教一下，有些人做完戲之後叫我給意見，我也會去。直至去到 2000 年 4 月 6 日，我還在做戲。退了休做了 50 多場《蝴蝶春情》，我演媽媽，到爆了血管，在醫院昏迷了廿幾日。人們以爲我死了。所以我現在能講話給你聽，我很開心。三個半月在醫院，起不了牀，...廿幾日清醒之後，記不起誰是丈夫，完全不知道。

劉：太投入在戲中，所以爆血管？

莫：原來醫生開了我的頭蓋，血管爆了在腦內，閉上了眼沒有醒過。所以爲甚麼現在有時說話會不清，病後我日日都在家中學習，讀書讀報，慢慢學。直至人家現在問我幾多歲，我說 9 歲，因爲 2000 年 4 月 6 日直至今年 2009 嘛，便 9 歲。在這 9 年之中，我用回憶教學，也回憶戲劇。但他們笑我，說莫紉蘭你不要再做戲了，你做病了。

馮：這裡有很多劇照，如果你們要找些相片。這裡有 50 多幅相...歷年演出劇目，羅富國是演戲知名，這件事一定要歸功於李援華先生。他提倡了幾十年，而且他每隔幾年便找一個學生跟他做助手。李援華先生的第一個助手和徒弟吳建生，你們聽過沒有？

莫：不，不是他。李援華先生第一個徒弟就是我。

馮：吳建生然後先到你呀。

莫：唔係呀，吳建生那時我叫他幫手做戲架。

馮：唔緊要...他找了很多。吳建生你們沒聽過，但蔡錫昌有聽過吧？中大那個蔡錫昌先生呀。

莫：蔡錫昌先生是我介紹給他的...由我開始一直介紹其他人去的...

馮：邵逸夫堂。

梁：蔡錫昌先生是不是在聖保羅書院教？

莫：對，聖保羅...

馮：聖保羅男校，然後現在是邵逸夫堂的...

莫：戲劇的負責人。

馮：那幾個都是他的助手，這些助手一直幫手排很多戲，然後他又推廣學校戲劇...

莫：這裡寫着那些戲劇負責人便是那些 (註：助手)...

馮：學校戲劇節很多都是羅富國人參與...這個光碟可能有幫助，有些相片已放在羅富國堂，有很多幅。

梁：這次我將這些寶藏放在博物館，他們會定時放出來...

馮：我想繼續說回剛才有關學生行爲的問題，這裡有圈着幾份資料，你們慢慢看。剛才的兩個例子未夠特殊，最特殊是什麼呢。你們聽過廖慶齊先生吧？香港天文館第一個館長。他有一次考試，大考，考試的時候他和導師說，「可否讓我出去十分鐘。」導師說十分鐘太長，不可能。他說，「如果我出去呢？」「出去便會 fail。」他說 fail 都要出去的。原來那時剛剛日蝕，十二時左右，他已經做好準備。他說十分鐘便行，可能連十分鐘也不用。但導師不準，廖覺得不準也要出，fail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所以開始時你問我們拿津貼，簽 undertaking，那些也不是什麼不了的。廖說，「這麼多年才一次，為甚麼不讓我去影。」結果廖慶齊先生離開試場影日蝕，幸好他最終在學院畢業，這說明學院是開明的。

梁：這種會是剛好是導師是這樣，還是形成一種風氣？

馮：我不知道導師之間會不會談，但在同學之間流傳這些故事。

梁：例如同學之間的感覺呢？我不用開不開明這些有價值取向的字眼。你們的校

園生活，你自己有沒有剛才的例子，上課公然問導師？

馮：那個問心理學是不是科學的問題。不是我問的，我沒有那麼聰明。

莫：不過後期，因為共產黨佔了中國以後，人們變得很謹慎，所以當時李援華先生教我們，不用講出來說愛國，但如果寫些戲劇，是寫得好的，能鼓勵別人有向心的，他向哪一個國家是沒有所謂的，向正義的東西嘛。所以我...

馮：我們說開明，也不一定要牽涉政治的...

莫：所以我相信我在戲劇的範圍之中，是很鼓勵小朋友這些東西的。甚至我去到軒尼詩小學，去到第一件事便是作了一首校歌。羅富國小學，一直至到被殺校之前，我又寫了一首歌，他有份幫我填詞。軒尼詩六十周年校慶，舊時叫軒鯉詩道的...「軒昂宇氣冠同儕，鯉躍龍門眾望歸，詩書禮樂勤研習，道貫中西達四圍」。「軒、鯉、詩、道」，我寫來送給它，我是病之前寫的，病了之後一個字都不認得，所以你說多慘，這七年裡面，剛剛醒來的時候天天都哭的。

馮：這些與我們的訪問無關...

莫：但哭了以後，我這間學校的老師天天到我家中，醫生叫我每星期打兩次牌，有空去旅行，日日做運動。那些同事來我那裡幫我手，他們說：「老實說，校長，我們不是對個個校長都一樣這麼好的，我當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到來幫你。」所以你說我為什麼不能寫這些出來，我真的很感謝他們，如果作為一個老師，作為一個校長，能夠有一群教師對你這樣...所以他們唱這首校歌，我聽到便覺得很開心。

馮：我想回應開明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如李漢榮博士，聽過沒有？

梁：...有很多個李漢榮。

馮：他最近過身了，在香港大學教育心理學的，是羅師畢業生...他以前在教育電視做事，教署送了他去受訓幾次，後來他想申請 **no pay leave** 去讀碩士博士，但他的上司不准。他說，這是關係到一生的，你讓我去吧。上司說，你未服務完畢，你每次受訓，起碼應該回來服務三年，你去了兩次都未還得完那些債。他說，我回來再繼續還債。上司不肯。由於他這個人口才好的。他和上司頂咀，頂到上司嬬，上司說，你這樣做法是不行的。結果他迫着說，你怎樣處罰我都好，我都是要申請 **no pay leave**。最後上司也批了，他讀完博士

回來便轉去香港大學任教。這是很特殊的例子。其他師範生不敢反駁上司。我們也覺得他有點過分。但他也不是全錯，他說你讓我讀完回來繼續服務吧，因為他取得獎學金，是有年限的。

梁：我相信正如英博士說，羅師是有這樣的風氣。

莫：我相信是。

馮：他這個故事有很多人都說過，但我們很難評論他是全對，但他的上司好像不是太...

梁：我相信是有個這樣的背景，他才有這樣的成長。

馮：有點關係。怎樣來的呢，我覺得...我剛才提過三位院長會有大影響。第一個是羅威爾院長，第二個 Lowe 院長，第三個 Hinton 院長。三個人都鼓勵這種風氣。可能羅威爾院長的功勞最大，香港戰前很少講教育心理學的，師範訓練也欠缺，他在羅師帶頭講心理學及教學法。他說師範生十八、九歲便入學，一定要訓練他們注意儀表、談吐、社交禮儀。他還將所有學院課外活動讓學生主理。晚會全部由學生主理，結果出現什麼？我們疏忽、欠經驗，一直不告訴導師幾點開晚會。當導師問及，幾點鐘開始，「係啲，今晚七點半」。負責的人被導師大訓一輪，「一早要告訴導師。不是今天才告訴導師，還有早一兩個星期寫一張請柬，因為這次晚會你們是主人，我們是客人。」這一類的事，你想不到整件事交給學生做。我們參加香港的公開球賽，不是體育教師帶隊的，是隊長帶隊的。隊長完全負責。甚至運動會一半的工作都是師範生做的。搞不好是一回事，搞不好便要學，便有訓話。但訓話是在最後的活動，中間不訓話。羅師的戲劇也是...不是學院主理的，李援華先生是導演，但其他工作是學生做的，前后台是學生負責，賣票學生負責，宣傳學生負責，請外界人士由我們負責。院長只是坐在那裡做嘉賓。

莫：羅富國小學是由我們那一年...做戲籌款建成的。

馮：甚至是學院周年旅行，由學生負責搞。院長說是讓我們儘快在兩年之間成熟。這個是正面的做法，但出現你們所說的開放，可能是個副產品來的。

梁：可能放手給你們搞是一個政策來的。

莫：可能是外國人和中國人有點不同。

馮：我任教過第二間師範，沒有這般的開放。

梁：沒有理由，時間應該更加開放才對。

馮：很難說，好像當日的學院校刊也差不多由學生搞。接廣告、編排學生參與很多。當然校長會寫文章、導師會寫文章。

梁：換一個話題。馮先生在校友會出了很多力。羅師校友會，作為一個羅師畢業生，一般來說或者個人來說有什麼感情。另外，校友會這麼多年有辦過學，有活動，有什麼動力...

馮：羅師校友會的出現，因為早期羅師每一年畢業都是 80 人至 100 人，人數不多，容易聯絡。加上兩年制，每一個人起碼認識三班，認識上一班、下一班。幾班串起上來，校友會便會緊密一點，活動也緊密一點。比一年制師範，校友會是好一點。

莫：一去了便沒有。

馮：再加上時代。50、60 ...

莫：戲劇組的聯絡面很大，無論音樂、跳舞、寫詞...全部的面都很大...

馮：50、60 年代的時候，中國比較多事，學生對中國關注多一點，對社會關心多點。特別是早...第一二屆師範生很注重社會服務。辦學是由他們開始的。當他們讀書的時候，已經辦一間義學。直到現在結束了的羅富國小學，已經是第三、四間學校來的了。最早在活道辦一間，或者你看一看那本藍色書，裡面有講到，最初在活道辦第一間，之後在軒尼詩道辦。向教育署申請津貼，拿津貼的目的就是令學生不用交學費。

莫：那時學費兩個半銀錢。

馮：教師本身不一定有薪水，但學校一定要有些經費。我們就算義務教也好，都要供應書簿給學生。在我讀羅師的時候，替小童群益會辦一個補習班。再數早一點，第一二屆的前輩，在華僑日報取得一個版面，每月出一版教育月刊。

莫：我加入了校友會，跟着做些事。

馮：你可以說是時代的問題。

莫：完全和錢沒有關係的。

馮：完全是服務的。

梁：原來很多位都是羅師的校友來的。錢世年先生、張鏡清先生也是。

莫：張鏡清先生現在去了加拿大。

馮：還有一點，當年我讀羅師，主要是家境關係，實在同班同學太多都是家境關係。人沒錢進大學，讀了 **Matric** 也沒錢進大學。有些學校說，你來讀，我給你獎學金，張鏡清先生便是，他的母校皇仁說，你沒有錢讀預科班，給你獎學金，但他也沒有法子讀。

莫：他有多個兄弟姐妹。

馮：有些人後來讀完羅師自己讀校外大學課程，完成學位課程。張鏡清先生便是其中一個。很多這一類的人。

英：如果我沒理解錯誤，羅師一直都很強調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或者是批判思考。或者這樣會不會影響一些畢業生，例如羅師的同學會多去從政，或者做官。

馮：做官那些，與此無關，而是個人看到自己的能力。

英：或者會怎樣看與其他師範學校的比較？

馮：也不是，其他師範學院一樣出了很多人...

梁：有一個客觀的原因，是因為羅師有英文班。葛師柏師可能沒有。一開頭他們是一年制，羅師畢業的在這方面成熟一點，尤其是對於，如果不教書，便會去從政這回事。

馮：正式從政的人不太多，也有做官做回教育官的很多。最出名做教育官的是梁文建先生、黃星華先生、藍鴻震先生。離開了教育署，徐淦先生。我覺得他個人不太喜歡教書，如果喜歡教書便會留在教育署。每個人的興趣不同罷了。

劉：剛才你提到同學辦補習班，是不是羅富國附近的比較窮的地方？

馮：對。我們收學院附近的街童學生...是社會服務。

劉：即是當作實習的一種。

馮：對。即是說，學院要我們第二年去實習，但我們等不及。所以便收一些街童回來，輪流教。

莫：試一試教他們。

馮：我為什麼說有部分是社會服務呢，這班孩子確實是很可憐的，他們連洗澡都沒有機會。羅富國有學生浴室，男的帶男的去洗澡，女的帶女的去，洗澡後再去讀書。我們那些便做這樣的事。

劉：那些街童是如何收集的？在哪一帶的？

馮：我那一年是很容易的。我們向小童群益會說，我們辦的補習班當是你屬下的補習班。我們不想自己搞，我們向院長問，小童群益會的補習班借學院的地方，可以嗎？院長首肯以後，問誰負責教學。我們負責教學，院長說沒有所謂，便由我們教，隸屬小童群益會，所以學生是小童群益會找回來的。這便簡單很多。

梁：但這種會否承傳下去？例如當年你會做這件事...

馮：維持不了幾年。因為我們與早屆的不同，他們不在學院辦，而是借其他地方辦。到後期隔了很久以後，好像也辦過一次。搬了去沙宣道，校友馮佩玲小姐也說過，他們也有辦過。

梁：但漸漸街童的數目也減少。

馮：馮佩玲校友住在沙宣道宿舍，下去附近鋼綫灣，教小朋友讀書。

莫：我們那段時間的人比較窮，會想到窮的小朋友怎樣，但現在什麼都要錢...

馮：後來夜校結束變成日校，都是因為夜校沒有必要，香港政府辦了這麼多學校，又有義務教育。到了現在，社團辦義學也沒有需要。

梁：因為我們那個年代小朋友多，人口政策方面。很多時候小朋友在街中流離浪

蕩，看連環圖。

莫：其實有一段時間我相信...大約是我做校長的時候，教育署是對於提升那些人做校長，沒有什麼明文。所以有些人說，入了官校便不愁沒有飯吃，所以有些人教書是很不負責任。但我就...所以有些人說，跟着莫紉蘭也很...厲害...但原來他離開以後又可以做朋友的。那個時候我也對同事說，你們有些人過去教書不是很用心，是真事。不用怕什麼，不好便調職，但現在便不可以有這些想法。所以在我教學時，我在心裡面很緊張這些，如何令小朋友學得開心，但要有成績，一定要有成績。所以現在慢慢都幾好...

梁：桃李滿門。

莫：所以我退休以後對下任的校長說，我不會無端來你的學校，只要你有事問我，我懂得的便回來幫手。當然現在年紀老了便...

梁：我同意你說早年教育界人士的心態是和後來的不同，有很多因素的...

馮先生接著去了柏師？

馮：不是跟着，是十年後了。十年裏的小學生涯，問題很多。我在羅富國畢業後，都很快樂，可以教書了。加上當年，我的英文導師教我們「無字天書」的教法，即是教英文可以沒有課本的，我們叫作 'Oral Approach'。'Oral Approach' 有一個困難，就是怎樣可以過一堂呢。幾十分鐘，講來講去，還未下課？Mr. Tingay 教了我們一套問答和遊戲的方法，令我們很快樂。有些老師說怎樣教那沒字的課本。你也覺得那課本很怪吧？第一年，完全沒有字的。我們懂得教。很快樂。但漸漸發覺，很多東西學院沒有教我們。學院不教怎樣編課程。例如，第一年我初到學校，接到時間表，校長說，「學校想開衛生課，從前沒有的，馮先生你教吧。好，全校也是你教。一個星期教兩堂，六班是十二堂，當然還有其他的課。但沒有課本的。」我說，「什麼？沒有課本？要自己想辦法了。」我找到很多衛生科的材料，由於學院沒有教編課程，不知道哪班教哪樣。結果硬著頭皮自編課本教學。其次，學院也不教我們怎樣評定學生成績。例如考試，學校規定四班同考一個試題。我問其他三個同事，他們也不知怎麼辦。總之由一個人出試題，其他的學生不管進度不同都要考了。如果不公道嗎，便輪流出題。今年你出，明年我出。我問，考試是這樣的嗎？怎樣叫合格呢？大家的進度都不同，甲班進度快，丁班進度慢，怎樣才公平呢？學院沒有教，沒奈何。我回想在學院時一個例子，曾聽過一個沒奈何。那是中文班的，中文班的導師比較權威一點，他宣佈考試成績，說全班太多人高分，不合教育理論。教育理論是要成績 Bell Shape 曲線的。那怎

辦呢？他「夾硬」將一些人的成績拉低，同學吵得很厲害。即是說導師喜歡的便放高分，不喜歡的便低分。抗議無效，班中一位聰明的同學說，「老師，你錯了，一班只有三十人，怎可以 Bell Shape 呢？一千人就可以 Bell Shape。(導師的面也黑了)。再說，我們全部都是選出來的，入學試一百人選出來的，人人同樣聰明，所以應該全部都在曲線頂部，下面沒有的。」我不在場，不知如何收場。但這個例子挑戰導師，比我班那個例子還要厲害。隔了若干年，有個同學說，導師應該全部取消這次考試，再出過較深的試卷，一定要維持教育理論。我不懂出題，假如全部人都不及格呢。那怎麼辦。Mr. Tingay 後來教我，pass mark 改低一點。

馮：你們很少提到刁玉珍女士。我想你們翻閱一些文章，看看刁玉珍女士寫過的東西。我想她在羅師時，開明是一件小事，學生也不反叛，但敢說話多一點。這麼多間舊師範，推行教育改革的，似乎是羅師多一點。你見我由頭到尾都是講 Mr. Tingay 的英文教學，跟着 Paces 都是，教我們不用傳統的翻譯教學法教英文，不要文法教學法，要用 'Oral Approach' 呀，Conversational Approach...，先講後讀，第三寫，最後才默書。第二個改革，就是刁玉珍女士提出的，小學教學全面的改革，說要學生學得快樂，要啟發學生，不要注入，雖然這在刁玉珍女士之前已經有了。上圖畫課的時候不要在黑板畫一個形，叫學生全部跟着抄。從前老師在黑板畫一朵花，我們便照抄。啟發是由美術組開始講的。

梁：我聽你講，很早已經有 Inquiry 這個字。

馮：有的。然後是體育科提出？盡量不要做千人操，加多一點其他東西，例如器械操...最先提出 Educational Dance 的是 Ms. Winnie Ho，羅師的。她叫小朋友扮種籽，發芽，然後長成樹。孩子的動作一路擴展，不需要跟着老師，由他們自己想像。這些和刁玉珍女士的活動教學配合得很好。因此我想你看，第 130 頁講刁玉珍女士的主張。亦都可以說教育署長相當開明，碰正刁女士的頂頭上司 Mr. Lowe，容許她搞，條件是不要全港推行，肯參加的便參加，不參加的便算數。

梁：她當時是什麼崗位？

馮：課程發展主任。她剛剛從羅師調過去。老上司 Mr. Lowe 做 Deputy Director。如魚得水。至於當年的 Director 在教學改革上的作用是否重要呢？Mr. Canning 說不和你談其他東西，只談錢，壓低教師薪水。Mr. Lowe 卻不同。他召集了羅師的學生去搞教學改革，包括中學的新數學課程改革（羅師副院長何兆麟先生和鄭肇楨先生是中堅份子）。這裡你可以慢慢看。我寫下來給

你，可幫助了解當時的情形。表面不是寫羅師，事實上是。

梁：謝謝兩位。